

眞
珠
船

關中叢書

真
珠
船

邵力子署

陝西通志館印

眞珠船序

王徽之有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余每開卷有得及他值異聞輒喜而筆之日擘月擷閒參獨照時序忽忽爰就茲編遂總諡曰眞珠船雖非探之龍頷頗均剖之蚌腹槩於博奕良已勤矣顧井見不廣疵類實繁魚目混陳貽笑蜚子採而擇之尙仰賴於朱仲云爾

嘉靖戊申八月之望關西蒙谿山人胡侍自序

眞珠船目錄

卷一

說築傅巖

涇屬渭汭

四岳

牛蠶

年號犯古

奉承御史

陰譴

掘塹

隴上異獸

有又

葵

告訐

覆水不收

蔡邕有後

公主翁主

削城角

苦夏之異

獸

卷二

側室

樂

鶴尾

雙頭蓮

誌銘

地理

墳碑之制

商賈之服

鐘室草

側室死節

浮梁二令

武職不守喪

苦賈之異

漕河

外國人進士

正學祠

茄蓮

二老奇遇

性與天道

警枕

趙高之詐

五父之衢

隸書

賭博

秦聲

兩造

撲朔

關中無舊族

卷三

斷竹之歌

南北音

北曲

簫

磬

琴

罰飲

知醫

君苗

蛙給廩

離合體

越絕書

卷福堂

漁父瀨女

死生冥定

臨刑飲酒

事機難測

子晉劉安

軒渠

側厚

讀書法

唐文粹

文選

感孕之異

沈存中論星月

精為星

卷四

合口音

蒸字韻

元曲

戒石銘

權臣官銜

識緯書名

齊氣

齊民

障泥

含銜音義

親王公主禮

馮夷

偽學

巨人

龍九子

黃金

行藥

博學

宋僉事女

房庶論樂

卷五

戰車戰船

刹

董賈

摹姑

東牆

甜酒

盧坦之言

夫妻義絕

滕茂實

喬文惠上梁文
汎濫追呼古詩
黍

稷
梁
秋

歹另
己字三音
詩人幸不幸

廁踰
粉羹
爐酒

毗狸
二王公不私
王忠肅娶妾

盛允高謫官
無字碑
西瓜

卷六

梁顥
欒巴
吏道臙仕

殷浩語
謝小娥
空桑人字

幼慧
酒禁
臥視書

精舍

破頭話

太子廟

翰林知縣

大臣處林下

稱閹人字

腋氣

黃州傳奇

薦福牛頭

竹實竹飴

古木不宜伐

女化男

領巾

統萬城

懷遠鎮

卷七

裝潢

臨摹硬黃響榻

水晶鹽

堯舜禹湯非謚

馬踐楊妃

顧姑

日月蝕

黃金臺

古人名字人

少知者

陶淵明用古詩

婦人行狀

氈根

鷄鳴度關

不死酒藥

韓蘄王夫人

荒雞

夜短

日南斗北

天地之中

天祿辟邪

崆峒

皋比

白水

閔子騫贊

秦皇隋煬武后

左袒

張浚傳

漢書疎略

上元張燈

蟬不翼鳴

雙

雍門

天府陸海

倉頡

卷八

居庸關

胡顏

七言詩始

龍涎

烏鵲填河

禁苑魚獸食

寡敵衆

首虜

西翰林

二烈婦詩

折像

五曲江

曹狀元

致仕半祿

蒼雅

蒲輪

奇器不傳

泰卦

許賽

京官騎驢

眞珠船目錄終

眞珠船卷一

咸甯胡侍承之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繡水郁嘉慶伯承校

說築傅巖

說命曰說築傅巖之野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養至蔡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余按孔子語子路云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莊子云傅說胥靡墨子云傅說被

褐帶索庸築傳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鵬賦
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版築飯牛之
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於王公張衡應問云委而築而
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傅說操築以寤主羊祜讓開府表
云有遺德於版築之下郭璞三蒼解詁云板牆上下板築
杆頭鐵沓也王子年拾遺云傅說賃爲赭衣舂於深岩以
自給蕭綺序錄云傅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
相沈約恩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傅說去爲殷相右諸說
皆遠出蔡氏前並同孔傳且孔孟莊墨去殷皆未大遠言
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之從也

涇屬渭汭

禹貢涇屬渭汭蔡傳謂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
鄒季友尙書音釋云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則經當言
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况下文卽有渭汭字不可異
釋當從孔傳水北曰汭黃東發曰抄云古注謂水內爲汭
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漆沮旣從灋水攸同皆主
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
是涇旣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灋水之同孰從孰
同邪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
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渭汭合依古說職

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余按蔡氏解堯典媯汭云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又解東過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今却自背其說當爲職方氏所誤而未覩易氏之解耳况導渭之下止言灃涇漆沮絕不及汭足見蔡氏之失

四岳

堯典咨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舜典乃曰覲四岳蔡傳云四岳四方之諸侯二解不同未詳孰是余意爲四方諸侯者爲得蓋言曰覲則非旣專指

一人而俾又洪水及異位又皆極大事亦不應獨咨一人而決况言下卽有僉曰師錫之對獨咨一人而衆人同辭越對恐無是理

牛蠶

牛蠶並有大功於人而皆不免於鼎鑊余聞錫蘭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牛死卽埋之私宰者罪死或輸金如牛首以贖罪又于闐國不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彼其牛蠶顧獨何幸也

年號犯古

宋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乃建

號乾德既而聞竇儀之言始知蜀主王衍嘗有此號遂發
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然國朝永樂之號實有犯於張遇
賢及方臘而天順則楊安兒及阿速吉八亦並稱之正德
之名又與雲南段思廉及夏主乾順所建者適同或者其
以僭僞之稱不足算乎抑偶未之考也

奉承御史

弘治甲子山東鄉舉某御史監試偶閱一卷顧左右曰此
卷雖佳但文體頗古恐不利會試耳某布政侍坐輒起拱
手曰實是忒古御史訝曰公初未嘗閱此卷何以知其古
布政惶恐對曰大人說他古必定是忒古了御史爲之啓

齒左右無不匿笑

陰譴

臨潼殷富之弟貴素不弟嘉靖初死三日復生氣息猶惓惓輒匍匐向富叩頭曰弟自今再不敢慢兄矣富訝問故貴曰始貴病革被二卒曳之赴城隍廟及門見東街某秀才枷項立門側執簿唱名以進羣罪人及貴乃訝曰汝亦至此邪咨嗟頓足久之頤貴入已而陞陞卒捽貴令跪貴不敢仰視俄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汝兄罪合杖百當有數獍鬼捽貴下陞蓋將杖之墀中貴不勝惶慙捩首向殿上大呼曰貴愚蒙不知禮法請自今改過再不敢慢兄

卽聞殿上召貴還曰汝果能改姑免汝杖遂縱貴令歸及
墀中則見北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備極慘毒又以鐵鈎
鈎其家長脊筋挂樹枝上痛楚之聲所不忍聞趨至門則
某秀才迎貴喜曰汝有何功德乃得復歸幸甚幸甚吾有
小事俛汝吾生時曾以白金三兩著不借中埋寢榻下汝
可召吾子令發取少濟貧乏吾以盜食丁祭肉被枷已將
三年不久限滿幸無他大過當轉生令吾子及妻勿憂念
也言訖啜泣殷勤揖貴令亟返貴方趨走迷途一跌而寤
不意復得見兄因召秀才子語之故果如言得白金亡何
鄭優闔門皆疫死而其家長獨以背疽云殷富及

邑人賀
郡丞說

掘塹

隋文帝開皇間突厥啓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王司馬瓊謂古亦掘塹見於此余按塹亦作塹亦作塹秦紀始皇通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又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又塹河旁漢高紀深塹而守晁錯傳高城深塹相如傳隕牆塹塹陳湯傳穿塹趙充國傳塹壘木樵潘岳馬汧督誅剋以長塹劉良註剋掘也梁書韋叡傳夜掘長塹掘塹之事不始見於隋也

隴上異獸

唐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方今闔外乏材安得此獸數千分布九邊以禦獯鬻

有又

有又二字古通用故詛楚文云又秦嗣王而字書解有亦曰又也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謂十載而又三載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無逸享國七十有五年義並同洛誥云在十有二月謂十月而又二月也伊訓十有二月春秋十有一月義並同曹娥碑云旬有七日謂旬

日而又七日也後漢鴻臚陳君碑及魏大饗碑旬有八日
韓愈復上宰相書十有九日義並同惟初旬之日不可復
用有字如曆中初七月初八日謂初旬之七日八日也既
謂之初何又之有猶二年不可曰有二年秋七月不可曰
秋有七月也故漢衛尉衡方碑止云二月五日魏繁欽與
文帝牋止云正月八日韓愈上張僕射書止云九月一日
此類不能枚舉近有撰金石文而云初有五日初有七日
者義殊不通

葵

葵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曰藟丘葵也有胡葵廣志曰

其花紫赤有冬葵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本草圖經云苗葉作菜茹更甘美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葵布之天下是也有蜀葵爾雅所謂蒹戎葵者也郭璞云如木槿華戎蜀蓋其所自因以名之花有五色有紅者又號一丈紅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葉尖狹多刻缺夏末開花淺黃色蕊心下作紫檀色本草衍義云與蜀葵別種非爲蜀葵中黃者也有錦葵花小葉圓有終葵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露一名承露一名藤葵爾雅所謂蒹葵繁露是也郭璞云大莖小葉紫黃色陶隱居云人家多種之葉惟可飪鮓子紫色女人以漬粉

傳面爲假色俗呼爲胡燕脂蜀本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食療云其子令人面鮮華可愛取蒸烈日中曝乾揅去皮取仁細研和白蜜傳之甚驗博物志云人食落葵爲狗所齧作瘡則不瘡有龍葵本草唐本註云卽關河間謂之苦菜者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煑食不任生噉孟詵云其味苦揅去汁食之食醫心鏡云龍葵作羹粥食之並得圖經云惟北方有之北人謂之苦葵葉圓似排風而無毛有菟葵爾雅曰菝菟葵郭璞註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洵啖之滑廣志云兔葵淪之可食本草唐本註云苗如龍芮

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極滑堪食劉禹錫所謂動
搖春風者也有荆葵一名芘芣爾雅曰菝蛄𧈧是也郭璞
註云似葵紫色陸璣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有錢
葵叢低又一種千葉可愛有鳧葵馬融傳曰桂荏鳧葵葉
圖似蓴生水中一名水葵有蒲葵可食葉似葵而大中作
扇謝安取蒲葵中扇者捉之是也有露葵顏氏家訓云蔡
朗父諱純遂呼蓴菜爲露葵王維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
意謂帶露之葵不指蓴菜蓋蓴菜非輞川所有宋玉風賦
云烹露葵之羹曹植七啓云霜蓄露葵語並在蔡朗前亦
不指蓴菜有楚葵卽水中芹菜有澤葵卽莓苔鮑照蕪城

賦澤葵依井是也齊民要術又有鴨脚葵紫莖葵白莖葵
春葵秋葵余按葵類雖多鮮不堪茹古人重之故豳風七
月烹葵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執
葵菹以授主婦公儀休食葵而美魯監門女嬰謂馬佚食
園葵歲利亡半魯漆室女謂馬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
味崔寔云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
菹乾葵潘岳閑居賦菜則綠葵含露齊周顥答王儉云綠
葵紫蓼荆楚歲時記云仲冬菜經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
並爲鹹菹齊民要術有種葵法甚詳又謂種葵三十畝勝
作十頃穀又爾雅翼云葵爲百菜之王味尤甘滑今人絕

不食此是以亦鮮種之不知何故余也葵藿之姿意將訪諸老圃廣藝茲品以當梁肉

告訐

訐以爲直孔子所惡漢書刑法志云孝文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宋勅諸不干已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事不得受理真西山帥長沙咨目云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犯罪皆係非法不可爲也又諭俗榜云事不干已輒行告訐裝撰詞說夾帶虛實如此之類

皆是無理黃東發引放訢訟榜云不干已事不受胡太初
畫簾緒論云告訢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爲罪若狀詞本
訢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聽理併先坐罪茲皆
得孔子遺意吳張俶以多所詣白爲孫皓寵任乃表置彈
射三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訢獄
犴盈溢後俶姦利事發皓車裂之北齊盧斐伺察官人罪
失動卽奏聞朝士莫不重跡屏氣後杖死獄中唐來俊臣
以上變見用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至誣狄仁傑以謀反後
伏誅仇家爭噉其肉敬羽爲御史暴忍斥道州刺史詔殺
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訢咤曰不及推死矣宋

曹州人趙諫嘗爲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爲其羈縻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披治姦賊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已事法著于勅律右五人皆以嗜告訐誅死足見天刑不爽今問刑條例云軍民人等干已詞訟不行親費奉訴者立案不行仍提本身問罪可見不干已事雖親費亦所不准又云軍民詞訟除叛逆机密重事許赴京奏告其有親鄰全家被人殘害及無主人命官吏侵盜係官錢糧併一應干已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陳告若有驀越奏告者俱問罪遞回

所司聽理若將不干已事混合開款奏告者法司參詳止
將干已事件開款施行其不干已者明白開款立案不行
可見不係叛逆机密及人命有主若侵盜錢糧不係在官
者併他不干已事皆所不准又云在外刁徒身背黃袱頭
插黃旗口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拏
送問若係干已事情及有冤枉者照常發落不係干已事
別無冤枉併追究主使之人一體問罪屬軍衛者俱發邊
衛充軍屬有司者俱發口外爲民可見訐告不干已之罪
視干已爲重觀於三例則訐告之禁亦鄭重矣近者傾險
小人專伺察人陰私萋菲其辭訐諸當路以逞憤嚇財或

緣睚眦之愆泛引滔天之釁而憮酷之吏不識大體不畏
天刑不考故典不遵明禁不惟不之懲沮顧獎與姦刁資
爲囊橐略其干已之故翻窮蔓及之詞至或延鱗廉直不
阿之善人株連良家閨閣之淑媛追發遠年有主之枯骼
淫刑之下何所不承萬分有一幸而得直則獲辱已莫浣
爲費已不貲矣雪政一彰刁吠九起訟牒猥積獄繫滋繁
冤號之聲徹於昊蒼鬱抑之氣塞於里巷茲淳風所以不
復災沴所以不明也噫

覆水不收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慕容超傳並云覆水不收

李白詩水覆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杯劉禹錫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皆用太公語太公初取馬氏讀書不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可收

蔡邕有後

漢書謂蔡邕女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衛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

無嗣其女亦不止董祀妻

公主翁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顏師古曰天子不得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今制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然則國人娶之者皆宜曰承或謂之尚非也

真珠削城角

俗傳誅不孝於市則削其城之一角按苻堅傳初石虎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復仕堅爲尙書郎自表父讐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卽今邠州其城尙缺西南角然則俗說亦有由也甯夏城亦缺東北角志謂示不滿之意俟考

眞珠船卷一終

眞珠船卷二

咸甯胡侍承之著

樵李王體元長穀校

樵李沈元昌鴻生校

鶴尾

朱晦菴詩傳謂鶴身白頸尾黑然尾實不黑黑者其兩翼之末耳

雙頭蓮

雙頭蓮卽合歡蓮一名嘉蓮一名同心蓮自是一種不足爲瑞

誌銘

墓石之文俗稱前序爲誌而謂後之韻語爲銘此謬說也
按說文誌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也蓋散文序
事自誌銘之前序耳故古人於誌銘題下往往復著并序
二字足見後之韻語方是誌銘韻語雖例稱銘亦可稱誌
是以任彥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於盧渾並
單用韻語而總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
曜柳子厚於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直稱墓誌
王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文
而咸稱誌銘然誌銘連稱語義重複若謂誌之以銘似亦

頗通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不暇韻語而亦謂之墓銘蓋後有韻語則散文爲前序無韻語則散文卽誌銘

地理

呂才陰陽書序略曰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

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
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時日以規
財利傷教敗禮莫斯爲甚司馬君實葬論略曰將葬太尉
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
如之何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
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
吾言將求他師張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
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
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
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

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楊延秀與李侍講書略曰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乎旣已無驗於人何有張敬夫題贈地理卷後略曰吉凶由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不仁之人不善之人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羅大經風水論略曰古人卜其宅兆乃孝子慈孫

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豈藉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生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且子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右數說可謂卓識確論錄之以祛沉

惑

墳碑之制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銘碑謂之墓碣大明會典五品以上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人止用墳誌公侯及一品碑螭首龜趺二品碑蓋用麒麟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趺高低各有尺寸白虎通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

樹以楊柳大明會典官民域塋廣袤步數有等五品以上有圍墻六品以下無圍墻親王享堂七間郡王五間一品至三品俱三間非勅修者無享堂今人僭踰侈越無復等別由學士不講有司不申明耳

商賈之服

漢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苻堅制金銀錦繡工商卑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洪武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穿絹布如農民家但有一人爲商賈亦不許穿紬紗今農民絺旣不蔽體而商賈之家往往以錦綺爲襦袴矣

鐘室草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鐘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而然按莊子伍員流于江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台州志王貞婦爲元兵所刼至嵯縣清風嶺齧指出血書字山石投崖死血漬石間天且陰卽墳起如始書永新志譚節婦趙氏被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八磚上宛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火益顯至今如初夫義烈之人賈憤強歿英氣遏抑宜其血亦異常鐘室之草不足怪也

側室死節

嘉靖七年長安人馬憲副應祥卒側室劉氏京師人年才
二十餘縊死棺側西安有司謂妾無旌表例遂不上聞余
按國初良鄉魏成死妾周氏守節三十餘年事聞旌其門
御史許顯真定高邑人病卒二妾陳氏牛氏皆經死旌爲
雙節鹽課副使胡以謙江西甯州人永樂初卒妾金陵周
氏負屍歸葬斷髮育孤閨門無玷正統間旌其門成化間
樂平喬侍郎毅卒側室高氏縊死柩傍旌其門曰貞烈有
司構祠祀之城武高位死妻陳氏妾王氏並自縊弘治十
一年旌曰雙烈弘治十七年徐定公永甯卒側室丁氏縊
於公之寤室旌其門曰貞烈泰安州王詰妾劉氏正德六

年遇賊投井死旌其門曰貞烈西安有司不知何以不之
援也宋端平二年高郵妓毛惜惜死於榮全之難遂得錫
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祭蓋旌獎義烈以立世教初不可以
貴賤論而劉氏良家子顧不得儕於一妓可勝恨哉

浮梁二令

洪武中洛陽房殖知浮梁縣貪暴萬狀民不堪命相率縛
赴京師詔戮於市永樂中趙城賈宣亦知浮梁以忿載邑
民熊世康於舟將沉之世康之弟救免縛宣致之臬司臧
貨狼籍臬司欲擬重典會赦止沒其贓褫職爲民歸鄉暴
死右二令罪固不容誅而浮梁之民輒敢加以束縛若待

盜賊犬豕然似難以訓但貪酷之吏肆其殘噬固有甚於盜賊犬豕而又賄結權要莫之誰何浮梁之舉亦足示警

武職不守喪

武職親死例不解職守喪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武職非身出空桑奈何獨否岳武穆當獵狃孔棘國家倚重丁母姚憂乞守終喪累詔促起乃勉奉命已而竟解兵柄持服終喪今腹地武職任同散僚既非孔棘之時了無乞守之請忘慟所天領官如故敗教喪義關係非輕桓寬云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僵屍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心也今武職身丁

鉅喪從非戎事而衣錦揚揚衰絰不用桓寬見之更將奚議乎

苦蕒之異

弘治八年八月三日湖廣撫臣徐恪奏長沙地名白鶴樓民家圃內有苦蕒菜開蓮花七日方謝按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晉義熙二年九月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唐景龍二年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皆足爲異然開蓮花者未之聞苦

賈卽苦苴

漕河

成化元年西安守青神余公子俊自終南義谷口引瀟水
一支由西南入省城給居民汲飲俗名漕河按漢元光六
年春穿漕渠通渭唐大曆元年京兆尹黎幹自南山谷口
開漕渠抵景風延熹門入苑以運南山薪炭十道志漕水
卽沉水也是則漕河卽古之漕渠漕水歲久湮塞余公不
過因其故道而爲之雖狹不容舠然猶得蒙故號漕字有
二音一財勞切一在到切財勞切者衛邑名詩思須與漕
野處漕邑土國城漕是也在到切者水轉穀也王隆小學

篇以通水輸曰漕漢書蕭何傳轉漕關中張良傳河渭漕
輓是也漕河之漕旣以轉輸爲義則讀以在到切者爲是
今人多不知漕有在到之音遂誤讀漕運之漕爲財勞切
漕河之漕雖讀作在到切而不知卽漕字却妄意書作淖
字淖在早切上聲不音在到切

外國人進士

本朝文教覃及海外是以外國英才學於中國而登進士
科者亦多有之洪武四年辛亥科金濤高麗延安縣人景
泰五年甲戌科黎庸交趾清威縣人阮勤交趾多翼縣人
天順四年庚辰科阮文英交趾慈山縣人何廣交趾扶甯

縣人成化五年己丑科王京交趾

縣人阮勤仕侍郎

子孫占籍山西長子縣

正學祠

陝西會城有正學祠以祀秦中道學之賢如張橫渠呂藍田蕭維斗等而程明道以嘗簿於鄆亦得與又以周濂溪爲明道師程伊川爲明道弟因遂推祀余謂此祠旣專爲秦人之正學設則伏羲黃帝倉頡伊尹文王周公尤正學之冠冕秦祖穰駟赤燕伋石作蜀並孔門之高弟反不得俎豆其間殊爲闕典若明道自鄆之名宦濂溪伊川之祀更爲無謂皆宜祧去

茄蓮

今涼夏有茄蓮頗似蘆菔而甘脆過之飲膳正要出蒼蓮
兒註云是蒼蓮根圖狀絕類茄蓮想卽其物

二老奇遇

崑山周壽誼享年百十六歲高皇嘗召見賜酒饌殿中蠲
其家丁役無錫茹文中居京師之高坡衞衞享年百有十
歲英皇復辟之元亦召見便殿予冠服帶履宴順天府又
命公卿造其居賀之茹之孫知州鳴玉長史鳴鳳按察副
使鳴金皆余執友也周之後無聞

性與天道

黃東發於論語性與天道云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
反謂其得聞而嘆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
如此邪要之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又
於性相近也云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
言性之多也余謂東發之言尤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警枕

警枕不始於司馬溫公吳越王錢鏐有警枕蔡中郎有警
枕銘禮記少儀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註云穎警枕也
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

趙高之詐

應劭風俗通義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東蒲爲脯二世不覺故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于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是趙高之詐不但史記指鹿爲馬一事

五父之衢

五父魯衢名猶齊之莊嶽檀衢也家語云孔子母死殯於

五父之衢春秋左傳云季武子作三軍詛諸五父之衢韓
非子云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皆其處也杜
預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有槩以凡通衢爲五父之
衢者非是

隸書

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
皆眞正亦曰眞書王羲之傳云尤善隸書項氏家說程迥
辨隸書曰周興嗣千文杜蘂鍾隸蕭子雲啓云論草篆法
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玠五體序云隸則羲獻
鍾庾歐虞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也書苑云蔡文

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以諸家參之則今日稱隸者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眞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當爲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眞書後有八分書也法書要錄云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趙明誠云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歷觀前說

則今之眞書卽是隸書無疑而學人猶往往承誤謂八分爲隸書聞稱眞書爲隸者翻共訾笑是以俗有眞草隸篆之語余詳舉之用示蒙學

賭博

王叔永宋朝燕翼詒謀錄云世惡少無賴賭博輸錢無以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爲劫盜縱火行姦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詔相聚蒲博開櫃房今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寢輕而法不足懲姦犯之者衆蒞官視此爲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

八九因訴到官有不爲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今問刑條例賭博人犯一等二等者俱問罪枷號而此輩略不衰止毋亦法不足懲而又蒞官者不肯加之意乎

秦聲

陳軫對秦王曰臣雖棄逐之楚豈無能秦聲哉藺相如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李斯上書秦始皇曰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嵇康聲無哀樂論奏秦聲則嘆羨而慷慨石崇思歸引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兩造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周禮以兩造聽民訟今有止聽原告之詞而不受被告之訴者其亦偏矣

撲朔

蘇東坡遊徑山詩寒窻暖足來朴握注兔也古樂府木蘭辭雄兔脚撲朔古文苑作朴握

關中無舊族

關中代多兵爭加以飢疫流亡故無舊族漢書高祖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民就食蜀漢獻帝興平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又李催郭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

關中無復人跡江表傳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烟火孫堅
入城惆悵流涕晉書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
萬家又永嘉喪亂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
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
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
骨蔽野又慕容冲僭號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
里無烟又石季龍滅石生苻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
羗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又桓温趨長安徙關中三千餘
戶而歸又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
萬餘口還平陽又永嘉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

宇頽毀蒿棘成林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遺人四千餘
家奔漢中又光熙元年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西魏
大統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死者十有七八唐黃巢入長
安捕得官吏悉斬之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納亡命者夷其
家巢復入怒民迎王師殺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謂之洗
城又秦宗權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爲荆萊自關中
薄青齊南遼荆郢北亘衛滑千里無舍烟又天復四年朱
全忠自長安遷唐于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
舍長安自是丘墟金紹定三年窩闊台趨鳳翔行省平章
完顏合達遷京兆人于河南嗚呼當時此地之民可哀也

哉漢光武建始二年赤眉燒長安宮室恣殺掠城中無復
人行

眞珠船卷二終

二平未詳其長安宮室亦未詳其甲子

眞珠船卷三

咸寧胡 侍承之著

繡水張 弢元弢校

繡珠沈元嘉褒生校

斷竹歌

文心雕龍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云二言肇於黃世竹
彈之謠是也按吳越春秋陳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
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
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
竹飛土逐害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蓋斷竹

之歌卽竹彈之謠神農前已有之不肇於黃帝之世

南北音

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文心雕龍云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鼈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四方皆有音也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以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詞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歆楚艷以及今之

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北曲

北曲不但擊壤等歌及詩三百爲是後爲樂府有北歌隋有北庭伊州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至若隋煬帝望江南李太白溫庭筠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俞國寶風入松並是北曲固可按而歌也世謂始於金之董解元非是北曲音調大都舒雅宏壯真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唱三歎若南曲則悽婉嫵媚令人不歡直顧長康所謂老婢聲耳故今奏之朝廷郊廟者純用北曲不用南曲

簫

簫有管簫笄簫韶簫歌簫雅簫頌簫籟簫短簫燕樂簫清
樂簫教坊簫唱簫和簫鼓吹簫李冲簫鳳簫龜茲簫無底
者曰洞簫雖名號至不一然皆編竹而成其形參差以象
鳳翼或十管十二管十三管十六管十七管十八管二十
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十四管今所謂簫止一管六
孔馬端臨云名尺八管尺八其長數也一名豎篴一名簫
管呂才傳製尺八凡十二枚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
曰尺八逸史明皇得尺八吹之卽此物也洪容齋極博洽
乃云尺八無由曉其形製三十國春秋涼州胡安據盜發

張駿墓得赤玉簫唐咸寧中張毅冢中得紫玉簫天寶中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則簫固可編玉爲之余嘗於曲沃李長史鈞處見玉尺八溫栗精工奇物也

磬

磬有玉磬天球編磬離磬磬笙磬頌磬歌磬皆石部樂梁因方響之製爲銅磬南齊易更鼓爲鐵磬則金部亦有磬今釋氏所擊銅鉢亦謂之磬妄名之耳

琴

大琴曰離二十絃次大琴十五絃中琴十絃頌琴十三絃形象箏移柱應律擊琴五絃梁柳惲製以管承絃又以竹

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以筋擊之兩儀琴二絃絃各六柱奚琴亦二絃出胡中奚部以竹片軋之月琴四絃十三品柱形圓項長似琵琶王子年拾遺師延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魏孫登亦彈一絃琴又有九絃十二絃二十七絃今但知有七絃

罰飲

罰飲之說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詩桑扈兕觥其觥注罰爵也觥然不用禮記檀弓杜蕢酌飲師曠李調及晉平公投壺借立踰言有常爵有若是者浮注有常爵爲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

浮泛也論語下而飲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
飲一經程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醕者浮以大
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漢書敍傳皆引滿舉白服虔
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舉罰之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
不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一說白者
罰爵之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徐邈云御叔罰於飲酒
陳後主先令張貴妃等襞采箋制五言詩孔範等十客一
時繼和遲則罰酒西陽雜俎酒至鸚鵡盃徐君房飲不盡
屬魏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翫好亦所
以爲罰餘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韓安國作几

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詩韻後者罰三盃又郝龍不能詩受罰及金谷酒數皆是三斗杜工部詩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非實事也注謂桑又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妄撰之說不足據

知醫

程子云事親者不可不知醫然王勃已云人子不可不知醫程子蓋述其說隋許智藏云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子其說又在前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楊用修謂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仲弟君苗書按陸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城賦亟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然則君苗不但有應姓一人

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聞蛙鳴問之太子令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給廩之語政極可笑晉書削而不載殊無意義汪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離合體

詩有離合體孔融離合郡姓名字詩漁父屈節水潛匿方

離漁字與旨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呂公磯釣盍口渭傍

離口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好是正直女回于匡

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六翮將奮

羽儀未彰離鬲字虵龍之蟄俾也可忘離字虫玫璇隱曜美

玉韜光去玉成文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

謂路長離才字魏伯陽參同契序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

遊寥廓與鬼為鄰合魏字化形為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

遊人間合伯字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陽

字越絕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合袁字厥名有米覆之以庚

合康又云以口爲姓丞之以天合吳蘇子瞻離合硯蓋字

云研合猶在峴山已頽合硯姜女旣去孟子不來合蓋又

潘岳謝靈運等皆有此體然不甚佳

越絕書

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陳氏書錄
解題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
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
漢人又附益之耳余按越絕篇末敘云記陳厥說略其有
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
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

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則草荆越絕者爲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崇文總目及書錄解題皆失詳考及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卽吳平之字越紐或越絕之譌也

福堂

余向繫錦衣獄覩壁上有大書福堂字甚偉後河南參議鳳翔王君億至謂是渠舊題近閱吳越春秋大夫文種祝詞有云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因知出處

漁父瀨女

吳越春秋漁父覆船自沉江中擊綿女子自投瀨水皆以明不泄也後來漁父之子乃援其父之故說子胥而救鄭女子之母亦以其女之故訪子胥而求償是子是母不識何緣得知也

死生冥定

稽神錄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數十步置道左明日賊退乃歸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起於郡署令作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延祚因上樹匿穠葉間見

天兵往來搜捕殺戮至夜下樹臥積屍中中宵聞傳呼類
將吏有十數人而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
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唱延祚而過僵
屍相接猶檢閱未已夷堅志姑蘇值建炎胡暴施榮伏叢
屍間至夜望車馬隔河來明燭照道以爲虜也俄浮水過
審爲鬼神須臾悉集其所官人踞牀坐吏從旁持簿指姓
名呼屍輒起應迨呼盡獨已不與官人曰有婦阿李係合
死之數何得不見吏對曰他腹中帶一人來未應同死姓
名乃四字番語李明日辰時方命盡點訖呵道去榮冥行
小徑入竹林少憩逢一婦人蟠其腹以帕裹首先在焉蓋

已受禍而不死者天甫明謂榮曰我姓李懷身十月遭此橫難今將產矣榮乃扶持之未食頃生男婦了無痛惱抱之滌於河既畢登路傍解裹首帛拭之指顧之次爲風所中暈死一胡倡乘馬適過前喜曰何處得箇嬰孩我未生子此天賜我也顧從騎下馬挾以去榮望其已遠始敢出林水東日記統幕潰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閘兒人也旣而得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王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閘陣中右四事大略相同未必盡出虛撰足見死生冥定非智力所能移免

臨刑飲酒

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此女子英辯侃侃視死如歸以今觀之尤有生氣不知當時君臣何所置其愧也又范曄及其子藹臨誅亦並醉因知今刑部每決重囚必先酒食之其來已遠想其初意蓋欲罪人昏醉不大怖耳今制凶人犯極罪已招伏奏當然不卽斷決尤必監候會審無詞又俟三

覆奏而後始行刑逮於臨刑復酒食以醉飽之及至市曹又停刑不決許其家人擊登聞鼓告訴多有得旨放回者足見朝廷好生之德無所不至而在外有司刻礪之吏不體此意任情肆虐於罪不至死之人每每非法拷訊以斃之是徒杖之罪反重於死刑有司殺人反捷於朝廷矣

事機難測

洪景盧云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憫然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

侯景以是年生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子而武后已
生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秋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
生王應麟云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
已至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
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
受命之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眞又云秦
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觀二公之說可見禍
福倚伏事機難測余謂不甯惟是楊堅以巧詐篡周朱溫
以凶殘滅唐將謂年邁期頤業固磐石夫何福不盈皆而
殺身之賊卽其眼中之子僅一再傳寶祚傾絕二公之引

猶爲遠於事情

子晉劉安

汲冢周書太子晉解云王子曰且吾聞汝知人年長短告
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
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
死者至列仙傳謂子晉乘鶴仙去蓋好奇之人因上賓之
說而附會之耳子晉死時年才十七淮南王安以謀反自
殺載在信史而神仙傳以爲仙去蓋亦因其好言神仙黃
白之事而妄爲之說

軒渠

呂東萊有軒渠錄專載可笑事初不解軒渠之義近閱後漢書薊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又韻會云軒渠笑貌意始犁然

側厚

今三原市肆賣餅有曰側厚者按東京夢華錄胡餅店賣寬焦側厚乃知其稱有自寬焦卽武林舊事所謂寬焦薄脆者今京師但名薄脆

讀書法

參同契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心印經云誦之萬徧妙理自明魏略董遇人有

從學者不教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蘇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朱晦菴云書貴熟讀讀多自然曉元史侯均云人讀不書至千遍終於已無益古人論讀書之法不過如此

唐文粹

唐張登文集權文公爲序其略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徧載由是知姚有未見者如王勃滕王閣序柳宗元黃溪諸記姚亦豈未之見而皆不選及

文選

文選採擇精妙藝林獨步而宋人往往繆加評議足見不
量蓋漢魏六朝文風最盛士率能言其採擇所遺亦多珠
璧唐宋以來鮮能企及唐張燕公奉詔搜括文選外文章
別撰一部爲二十卷張始興嫌其取舍未允其事竟寢元
茶陵陳仁子有文選補遺四十卷恨未之見近者大庾劉
都憲節搜括史傳及古文苑初學記藝文類聚文苑英華
太平御覽等書所載集爲廣文選二十八卷可謂甚富但
眞贗雜陳工拙並列雋永之製間或棄之至若汲冢周書
左傳國語鬻管莊列亢倉淮南潛夫中論之屬蓋皆昭明

所謂以立意爲宗方之篇翰而不同者似並不宜選入乃者晉江陳侍御蕙頗爲增損然亦未爲允當也

感孕之異

異域志謂南海無男之女感南風而獲孕搜神記述零陵太守之女飲盥水而有娠觀此則吞玄鳥之卵以生商履巨人之跡以誕稷者未爲虛也近者隰甯張娼之女十二歲而得男長安劉氏之婦六十二而育女是胎孕之結亦有不假天癸者

沈存中論星月

沈存中謂五星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

星者或以爲客星飛流奔迸倏忽無常其犯五星則有矣
五星寧得犯之余按天文書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
皆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
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
有芒角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右客星錯
出五緯之間雖曰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而或能留止不移
是以五星得而犯之若夫飛流奔迸者乃所謂飛星流星
非客星也存中又謂月行疾者其前必有星余按天文書
月行遇水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非謂凡前有
星皆行速也存中妙達緯象而偶有此失又後漢鄭興上

疏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精爲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溫星老子稱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余按嚴子陵亦有操行而不仕者氣類相感故有客星犯帝座之應又莊子云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是以尾宿之後有傳說一星神仙傳曰歲星降爲東方朔東方生無歲星諸星

中有軒轅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之名是知精之爲星者不特老子三人

眞珠船卷三終

眞珠船卷四

咸甯胡侍承之著

樵李沈中英雋林校

樵李顧雲龍從甫校

合口音

平聲侵覃鹽咸上聲寢感琰賺去聲沁勘豔陷入聲緝合
葉洽皆合口音周德清中原音韻謂入聲獨無合口音其
論殊偏

蒸字韻

古韻多相通如東與冬江支與微佳庚與青眞之類是也

獨蒸字不與他韻通歷考毛詩及文選可見吳才老韻補
謂蒸與真通余未考

元曲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
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
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圓氣魄宏壯後雖有
作鮮之與京矣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
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
卿入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鈞臺山長
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

素者尙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戒石銘

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宋太祖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爲守令警至今尙然余郎刑曹時同僚蜀人張蜀望云適過牛肉衙衙見張榜申禁屠牛而鼓刀者乃居然賣牛肉其下殊可笑也余謂今之守令戒石銘非不在其目前而貪虐者曾不介念此輩又奚足怪

權臣官銜

唐楊國忠拜相制首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
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
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
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
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
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元伯顏官銜云元
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秦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
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

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
千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翰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
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廣惠司內
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
總官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宜
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刺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
司事右二姦擅政前後一律當時氣勢薰灼猶可想見然
適足爲無窮唾罵之資耳

識緯書名

讖緯書名余嘗載之墅談而遺易元命包萌氣樞書刑德
放春秋孔錄法少陽篇禮號溢記河圖皇參持赤伏符合
古篇提劉子錄運法闔苞受帝覽嬉祕徵篇論語摘衰聖
陰嬉讖計尙有之俟續考也

齊氣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注言齊俗文體
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旋兮遭
我乎狃之間兮又曰矣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
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瑯琊齊部
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寰宇記萊州人

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舒緩正相反

齊民

漢書食貨志齊民如淳注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故莊子漁父云下以化於齊民鍾會檄蜀文云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楊雄羽獵賦序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王莽詔編戶齊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割齊民以附夷狄蔡邕京兆樊惠渠頌編戶齊萌伐鮮卑議以齊民易醜虜陸機辨亡論齊民免干戈之患劉琨勸進表齊人波蕩賈思勰齊民要術義並不殊有以爲齊地之民者非也

障泥

障泥一名障汗一名弇汗一名蔽泥鹽鐵論今富者罽有弇汗西京雜記漢武帝得天馬常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有熊羆皮爲之故李白有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之句又韓反治王睦病死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含銜音義

含胡男切在覃字韻說文噤也有包容不露之義周易含弘光大含章可貞左傳匿瑕含垢漢明德后云含飴弄孫朱建傳太后感怒王褒傳羹藜含糗漢官儀含雞舌香奏

事韓昌黎集合英咀華皆是此義銜戶監切在咸字韻說
文馬勒口中行馬者也有鍼唇切齒不放之義周禮大司
馬鼓行徒銜枚注枚如箸銜之軍法止語也詩出則銜恤
春秋合誠圖鳳凰銜圖置帝前左傳許男面縛銜璧韓子
烏有周周銜羽而飲淮南子鴈銜蘆以避矰繳漢書義縱
傳上怒銜之東海王疆上疏曰銜恨黃泉劉伶酒德頌銜
杯漱醪皆是此義二字音義不同如此世或有不復分別
一槩稱用以銜枚爲含枚以銜之爲含之者誤也

親王公主禮

大明會典凡王於妃父母前行禮王立於東西向妃父母

立於西東向王行四拜禮妃父母立受兩拜答兩拜其餘親屬見王行四拜禮王皆坐受妃於父母前行四拜禮父母正面立受其餘親屬見妃各序家人禮公主下嫁拜謁祠堂畢合卺與駙馬東西相向拜見舅姑舅姑坐東西向公主立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兩拜

馮夷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李善注引清冷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

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游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右洪容齋之說如此索考可謂極博余按山海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右二說皆出屈原前蓋冰夷無夷卽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又淮南子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司馬相如大人賦云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楊雄太玄賦舞馮夷以作樂章樵註馮夷河伯之子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博物志云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問於馮夷抱朴子釋思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陶弘景水仙賦云琴馮是焉去來蓋謂琴高馮夷也郭璞馮夷贊云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江賦云冰夷引浪以傲睨注卽馮夷馮音凭謝惠連雪賦云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水

經注括地圖曰馮夷乘雲車容齋都不引及何也

僞學

齊東野語云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進取輒自附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籍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又云張說爲承旨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始俱在學校有聲旣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

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覩右二說乃此輩昔已有之

巨人

陝西會城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鬚髯如叢戟眉目莫辨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街人王大貴及候更卒並見王近向余說尙毛戴人猶有不信者余按春秋敗狄于鹹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晦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

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河圖龍文曰大秦國人長十丈佻國人長三丈五尺晉史元帝咸寧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
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
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頭專車又符健皇始四年有長
人見身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今當太平俄而不見新平
令以聞健以爲妖妄召靖繫之會大霖雨河渭泛溢蒲津
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
長尺餘文深一尺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
定不虛也乃赦之王子年拾遺宛渠之民其長十丈南史
陳武帝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

楚麗隋書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異域志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國朝有使往遼陽舟被風至其國其人來拏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紀載歷歷豈必都妄又河圖龍文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又有金剛敢死力士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皆長三千萬丈神異經云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又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自輔若此諸說並是誕誣故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龍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是其遺像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獸吞口是其遺像負屭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弘治間泰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於李少師東陽李不能悉詢於吏部劉員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冊面上所錄然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一二時曾見

其說於對類總龜中近因歷考傳記乃知其說爲不經眊
眊戰國策聶政曰賢者以感忿眊眊之意注眊舉眼也眊
目匡也史記范雎傳眊眊之怨必報漢書杜欽傳眊眊必
報張衡西京賦眊眊薑介蒲牢班固東都賦注海中有大
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
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狀狻
猊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爾雅狻猊如虬貓食虎豹
郭璞注卽獅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犍牛及
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出師子孟康曰似虎正黃有頰
形尾端毛大如斗讀漢書條支國出師子章帝章和元年

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十洲記聚屈洲在西海中北接崑崙
有師子博物志魏武經白狼山逢師子見一物如狸跳上
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韻會犬生二子曰獅狴犴字
林云狴犴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狴侯狴犴胡犬其守
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曰善詩宜狴犴宜獄今文作岸楊
子狴犴使人多禮上林賦蝮蛇羆狴犴雅狴犴善守韻會獄
曰狴犴或作犴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肩屬肩一作巛一作
巛屬一作肩韻會狀大貌又鼈也一曰雌鼈爲巛廣韻壯
士作力貌西京賦巨靈巛肩吳都賦巨鼈巛肩蚩吻當作
鴟尾言蚩尾蚩吻並誤王子年拾遺錄沈羽淵化爲玄魚

後人修玄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災今之鴟尾是也唐會要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于殿脊以厭火災南史蕭摩訶詔其廳事寢堂并置鴟尾已上都不見有龍子之說囚牛嘲風霸下俟考

黃金

黃金漢時最多陳平四萬斤間楚梁孝王死藏府餘四十餘萬斤武帝時衛青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二十餘萬斤漢故事聘皇后二千斤王莽徵杜陵史氏女爲后

聘三萬斤又莽敗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鈎盾臧府尙方處處各有數匱文帝賜絳侯勃五千金丞相平將軍嬰各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昭帝賜廣陵王二千斤昌邑王賜侍中君卿千斤宣帝賜霍光前後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王莽賜孝單于咸千斤咸子助五百斤高帝賜太公家令叔孫通各五百斤昭帝賜蔡義元帝賜孔霸成帝賜許嘉皆二百斤成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皆五百斤他賜百斤數十斤者不能枚舉糜竺助先主至一億斤自西教盛行棄之於土木者旣不勝計而衣物之飾又日趨於華靡有金線金

箔泥金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戩金圈金戩金解金剔金撚
金掐金明金楞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蹙金蒙金括
金鍍金流金滲金減金描金煮金灑金皮金遍地金其名
號至夥耗費若斯焉得如昔之多

行藥

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劉良註云照因疾服藥行而宣
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故常建有
間齋臥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詩余亦有詩云露徑徐
行藥雲門深採芝有以藥爲樂者乃知妄改金根不獨韓
昶可嗤也唐耿漳詩流水知行藥于良史詩行藥至西域

博學

易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曲禮云博聞強識謂之君子儒
行云儒有博學而不窮內則云博學無方孔子云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又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云博學之又
云君子博學於文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張衡傳云仲尼恥一物之不知學之博貴也尙矣程明
道乃謂謝顯道云賢却記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蓋斯言之
玷也

宋僉事女

江西按察僉事宋儒甯夏人女美而文嫁仁和鄧公輔合

昏之夕鄧因剔燈微吟云油凍知天冷蓋挑女之對也女
應聲云香消覺夜闌後有子矣而女卒臨絕力疾寫詩訣
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有家誰料中途妾薄
命莫教兒子着蘆花鄧成化丁未進士先公同年

旁庶論樂

宋時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與今樂不遠大略云上古世
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石磬也變爲方響絲竹琴簫也
變爲箏笛土塤也變而爲甌木祝敵也貫之爲板此於世
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鐃鐘編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夷
鹵爲淫聲古之俎豆後世易以杯盃簞席更以榻桮使聖

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按而復俎豆簞席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滌滯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世之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余不知樂然深愛此論

眞珠船卷四終